

● 杜文和／著

守望 砚田

古玩家说

书海出版社

古玩家说

杜文和 著



书海出版社

守

望

砚

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砚田 / 杜文和著. —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4.7

(古玩家说丛书. 第1辑 / 成江, 山谷, 海路主编)

ISBN 7 - 80550 - 619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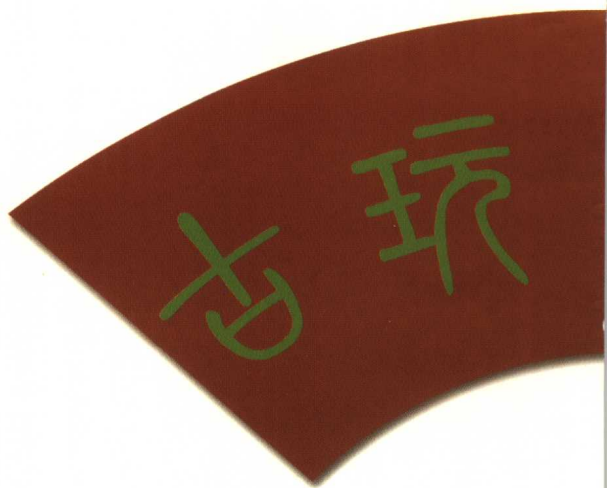
I. 守... II. 杜... III. 古玩 - 收藏 - 中国
IV. 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3323号

守望砚田

- | | |
|---|---|
| 著 者: 杜文和 | 网 址: www.sxskcb.com |
| 责任编辑: 聂正平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 摄 影: 董建成 陈富强 丁宇兵 | 承 印 者: 太原彩亿印业有限公司 |
| 出 版 者: 书海出版社 |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
|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 印 张: 8.75 |
| 邮 编: 030012 | 字 数: 181千字 |
| 电 话: 0351-4922220(发行中心) | 印 数: 1-6000册 |
| 0351-4922266(综合办) |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 |
| E-mail: Fxxz@sxskcb.com (发行中心) | 印 次: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
| Web@sxskcb.com (信息室) | 定 价 30.00元 |
| Shuhshb@sxskcb.com (综合办)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百宝阁





目 录

古砚祭(代序)	1
一 砚史	25
起源 演进	25
品类 形制	29
人格比附与历史观照	31
二 砚说	33
端砚说	33
歙砚说	35
洮河砚说	36
澄泥砚说	36
诸砚杂举	37
三 赏砚	38
四 鉴砚	43
五 砚价的变迁	46
六 古人说砚	48
古砚辨(宋)	48
石砚赋二则(宋)	58
即墨侯石虚中传(端砚传)(宋)	60
论砚(明)	62
天砚(明)	67
七 古砚传奇	69
八 近人说砚	92
薜芜砚	92



薛素素脂砚及自画像	93
跋龙尾砚	94
紫云砚题咏册	95
顾二娘	97
响晴轩砚渍	101
天津古砚收藏家徐世章	103
九 古今制砚名家	106
十 砚田玉蔬斋随笔	109
砚池里钓人	109
从一方宋砚想到苏东坡兄弟	112
偶得董其昌砚	115
怡性老人月下荷塘砚品赏	118
案头清供	120
附录 1 近期香港和海外拍卖中国古砚成 交价表	123
附录 2 1995 年国内外拍卖中国古砚成 交价表	125
附录 3 1996 年秋北京翰海拍卖中国古砚 行情表	127
附录 4 朵云轩 1996 年春古砚拍卖	128
附录 5 其他拍卖行近期古砚拍卖	128
附录 6 日本平成七年(1995 年)中国古砚 收藏参考价	129
砚田无荒年(代跋)	132

古砚祭

(代序)

● (一) ●

都说文房里有四宝：笔、墨、纸、砚。我以为古砚最有资格端端正正地稳坐在“不朽”二字上。它的寿命与石头同在。

事实上，古砚照样还有理由以自己的沉重骄人，任何一个亲炙过砚台的墨客用不着掂量想必也会认同它的这种自我感觉。好像还真的没有谁轻视过它的存在，随随便便数出一二百个已经逝去的名流学者，都会发现在他们的癖好里曾经将古砚看得很重。

虽然在普遍的使用意义上砚已经退出了书房，但它同时也走进了历史。世上最值得珍藏的往往就是历史，惟有功利才将价值的刻度定在实用的标尺上。如果说退出书房是一种无奈，那么在片刻的怅然之后，便会感觉到摆脱刑役的冲淡，如名士耆英，归于林下，自有一种超迈高古。而且恰恰就是因为与日用拉开了距离，反而

会温温柔柔地得到怀旧的眷顾，人们对没有经历过的一切总是伸出审慎的理念来打探，而回首一些旧物则往往表现出浓重的情感色彩。

舶来的硬笔使得东方使用了数千年的毛笔不得不退避舍下，如今电脑的崛起，使硬笔也渐渐显出了难堪的局面。我相信随着电脑的普遍使用，硬笔书法或许会被当成历史遗剩热门起来，正如硬笔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毛笔书法便让人正儿八经地当成了专门的一回事情，成了脱离实用以外的艺术存在。古砚在实用上失落的同时又将会在实用以外找回自己。

由古砚，而墨盒，再到墨水瓶，显然有着趋于简便轻捷的走向，进步是无疑的，但审美的目光有时则将原始古朴的韵味看得格外亲近。一个墨水瓶放在桌上，那桌子有着办公桌的鲜活；一只墨盒搁在

桌上，那桌子就似贡院里的考案；一方古砚摆在桌上，那桌子就流溢出书房线装书的气息。感觉就是不一样，很微妙，时代的痕迹太明显了。后者的恬淡宁静，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又一种慰藉。

《兰亭序》的作者当年见师傅管夫人有《笔阵图》一文，不觉技痒，随后也题了这样几句：

纸者阵也，笔者刀矛也，墨者盔甲也，水砚者城池也……

我一时还弄不懂晋代的那位右军先生何以会有这样的比拟。将军国大计托付给文房中的四件物事，似乎有不能承受之重。他大概果真是那样想的。

面砚如守城池。

文人想在精神上做一回主帅。

这也不仅仅只是魏晋风度。

● (二) ●

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上有篆文：帝鸿氏之砚。这事确否谁也不敢妄断，但至少有人认为早在我们华夏人文始祖的案头上就摆过一方御砚，这就足以使得古砚家族引以为骄傲了。

帝鸿氏之砚是砚的始祖，其形制无考，正是这种无法想像无从猜度，使古砚又多了一重撩人的神秘。砚的最初出现，显然仅仅只是为了功用。可能是在唐朝以后，砚才开始进入文人的欣赏领域。因为到了唐朝，端砚和歙砚相继出现，其天生高贵的品性使它们必然地走出了仅限于使用的平庸。这两大名砚一出场就先声夺人，分别都在一阵惊讶声中登上书案。

大唐贞观年间，京城里的一次会试出



蝉形砚 宋(端)

27.6 × 20.4 × 3.1

蝉首变形，腹为玉璧。石质奇佳，可谓极品。砚田玉蔬斋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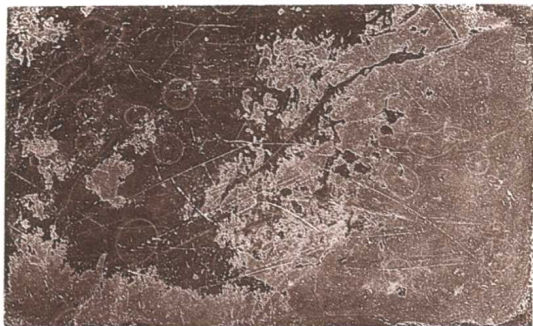
现了一道上天布置下的难题，因为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使得无法磨墨。考场上来自广东的某梁姓举子一筹莫展中对砚叹气呵手，却意外地发现砚中热气泛潮，于是赶紧磨墨，独一无二地完成了试卷，从而惊动考官，上达天庭。端砚脱颖而出。

大唐开元年间，婺源猎人叶氏因为追逐野兽来到人迹罕见的地方，发现溪中有乱石大异寻常，随着他的携石归去，歙砚也走出了深山。

我相信这不仅仅只是传说。端砚和歙砚作为石砚家族中的骄子，来历不凡，其贵族血统一经流布开来，立即使得天下的文人雅士欢呼雀跃起来。诚如美人视明镜

为闺友，因为一次又一次从明镜中找到自信，镜子就成了美人全部的生命；或如侠士爱宝剑，弹铗而歌，三尺毫芒吞吐着义薄云天的肝胆；墨客发现得心应手的好砚便是找到了知己，甚至是找到了自我，灵犀相通的默契与相濡以沫的磨合，营造了传统文化融融洽和的气息，而从情绪对应中得到安详恰恰是传统文人精神栖息所渴求的氛围。

肇庆的端溪与婺源的芙蓉溪因为偶然的机遇与文人的血脉取得了沟通，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石头一旦醒来，忽然惊讶地发现许多名流显要竞相在它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



平板笛池砚 宋(端)
13.5 × 8.4 × 1.6
背有石眼，被土蚀漫漶。



箕形砚 唐

10.9 × 6 × 3.2

私人收藏。

如果说南唐李后主在被北俘的途中还携带了一块砚台，是因为词人天性的提醒，胸中有一腔欲将栏杆拍遍的离愁别恨要遥寄给已经灭亡的南国。而稍后的两位大宋名家米芾和苏轼对好砚的占有欲望则超出了使用上的必需。

米芾奉诏为宋徽宗写字，眼睛却盯上了皇帝御砚，大概是爱得不能自持了，干脆搁下笔来硬讨。那赵佶是何等人物，擅长书法又精于绘事，他们赵家将一块砚石当作一段紫玉，唯恐匠手不精而损坏，宁可不雕不琢只是磨平了深藏在大内。这也是一个有着砚癖的皇帝。但米芾的理由很充足，这块砚已被微臣污染，不堪再供皇上御用了。徽宗只得破格赏赐。米芾大喜过望，抱着砚台谢过皇上就往外跑，余墨倒在身上全然不觉，引得赵佶大笑。

相比之下，苏轼就没有米芾那样率直了。他也爱砚，但他却在一段砚铭上写下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人对他说，我准备去端州，可以为你买一些砚台回来。苏东坡

回答说：“我有两只手，只有一只手可以写字，但现在已经有三块砚台了，何必再要？”那人说：“以备损坏。”苏东坡道：“或许我的手损坏在砚台前头。”那人跟上一句：“真手不坏。”苏东坡也接着回答：“真砚不损。”那人就实在无话可说了。那人的奉承很有质量，苏东坡的拒绝似乎格外机警。只不知这则砚铭的可信性程度如何，如果真有这么一档事，那苏东坡先生就未免有虚伪之嫌了（除非东坡先生对那人极为反感），因为东坡先生收藏过的砚台，如今仍旧传世的就可以一一枚举数十方。

苏轼东井砚。有乾隆御铭，砚背镌楷书“东井”及行书“轼”字，并玺印多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轼从星砚。亦有乾隆题诗。苏东坡自己也以行书镌铭：“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得此似墨；黑之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凜然。”下钤“子瞻”印文。如今也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轼百一砚。仍有乾隆御制诗，先是

收置圆明园中，后来流落民间，曾由苏东坡21世孙收藏，十多年前失而复得，因捐献而收归国库。

苏轼螭虎砚。有款题并印章，先是流传到黄州，被一魏姓数世相传，现被湖北竹溪县征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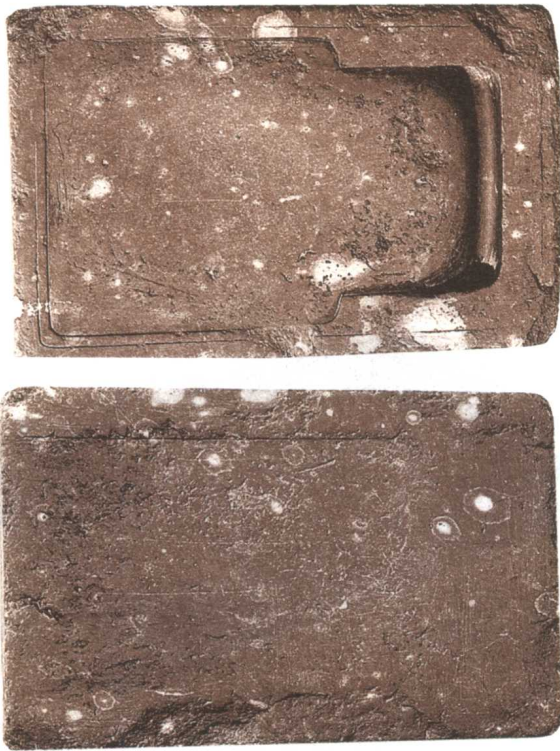
苏轼龙纹砚。砚一侧阴刻行书：“千夫挽纆，百夫运斤，篝火下锤，以致斯珍。元祐四年三月眉山苏轼。”另一侧阴刻正书：“端溪之精，紫云之英，纪年南宋，以锡陶泓。天圆地方，四远不悖，心苗种种，嘉禾呈瑞。道光八年文物馆主人杨星曜收藏并铭。”

苏轼的故乡四川眉山三苏纪念馆还收藏着他所使用过的另外一方端砚。

这还仅仅只是刘演良先生关于端砚的资料中提供的几方苏砚。那歙砚、洮河、澄泥门墙内也一定该有苏轼的身影，再加因无款而埋没或损坏而绝传的，苏砚的阵容何止只三足鼎立！

大宋朝是石砚应该感念甚至感激的时代，砚在宋朝开始出现了生命的辉煌，身价直线攀高。

词人徐似道，他的俸禄在当时大概不低，曾经有余银准备买山，结果却买了端州的古砚。因为买砚的欲望没有止境，那



风字砚 宋(端)

20.5 × 13 × 2

正反遍布石眼。

买山的事情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了，这是他捧砚在手的时候免不了所要叹息的。以载鹤之船载书，移买山之钱买砚。一砚可当一山，砚价似乎太重了。

但这样的砚价，在米芾身上同样可以得到印证。这一回米芾不是买砚，而是卖砚。他晚年定居润州，看中了友人苏仲恭北固山前的一片宅基地，便忍痛割出一方好砚。以砚易地，一砚权当数亩。海岳庵落成了，他也心满意足地自称“海岳外史”。海岳庵砌在一块砚台上，海岳外史的感觉也是整日坐在他的砚台里的。

难怪大书法家蔡襄当时将好砚与和氏璧相提并论：

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
相如闻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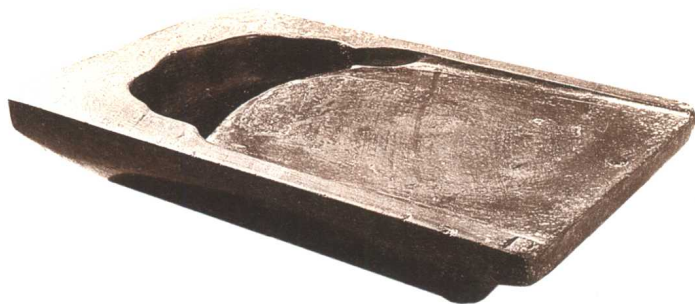
同时代的黄庭坚贬官到宣州，做42行长诗《砚山行》，胸中憋闷尽吐。王安石到徽州，没有看望在附近当县令的儿子，下轿先奔砚坑。欧阳修一手持着端砚，一手持着歙砚，试图比较出孰优孰劣，结果沉吟了很长时间。岳元帅就比较干脆了，不论端砚歙砚，在一块砚背爽爽快快地刻下“持坚，守白，不佞，不缁”八字，留下极为简捷的肯定。这也是他内心的自我审视。砚台不仅与文人的才情出色地相配伍，也与武将的忠义完美地相一致了。

南北两宋文武对砚台群体性的情感觉悟，使得砚台即使在实用年代，其价值判断也已经不再仅仅囿于实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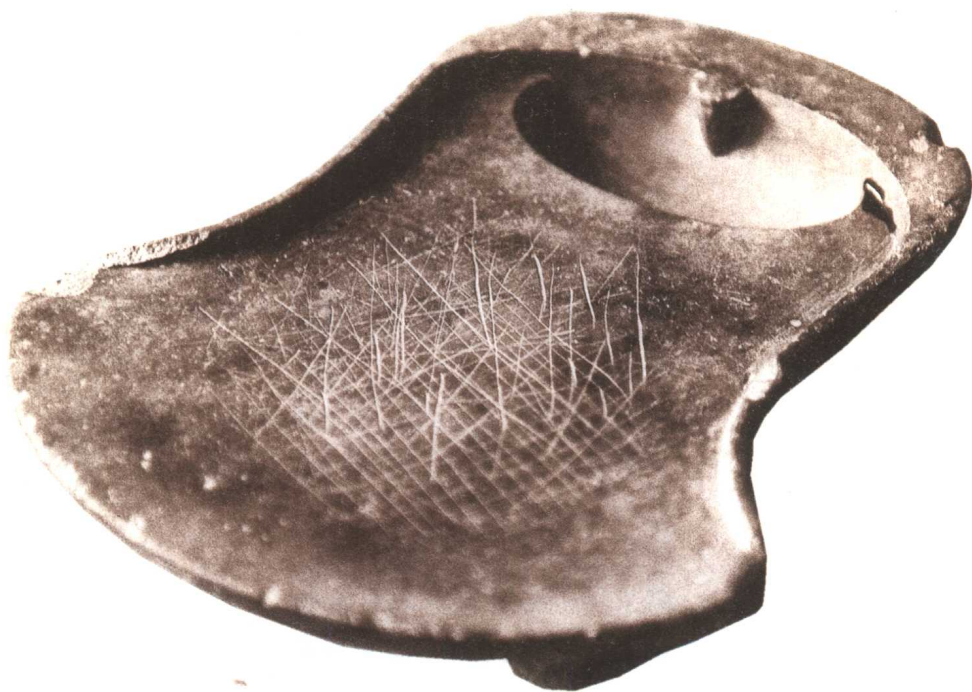
宋砚也因此成为砚的一代骄子，其家族一直红光满面至今。



抄手砚 宋(歙)
29.8 × 17.9 × 4.9
私人收藏。



灵芝砚 宋(歙)
26.1 × 16.1 × 2.1
古砚斋藏品。



斧式砚 唐
34 × 27 × 6
私人收藏。



● (三) ●

论到砚，我自小也用过。但用砚的未必懂砚，有砚的未必亲砚。有人与砚台打了一辈子交道，却一辈子都在门外，役砚而没有成为砚的主人，却成了砚的佣工，与砚总是隔膜着。这是砚的不幸，也是人的遗憾。

我很钦佩古代的一些墨客，品砚的目光中倾注了丰富的情感，因而也领略到了砚的种种美妙。

他们仅从端砚中就看到了青花、冰纹、火捺、鱼脑冻、蕉叶白、胭脂晕等等

高贵的石品。这些青花很神秘：微细如尘，隐隐浮出，沃水乃见。判断高下的标准也很玄虚：欲细不欲粗，欲活不欲枯，欲沉不欲露，欲晕不欲结，欲浑不欲破。如尘翳于明镜，如墨着于湿纸。如此则可称为绝品。而鱼脑冻则有另一番解释：冻者，水肪之所凝。白如晴云，吹之欲散，松如团絮，触之欲起。能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无上之品。而蕉叶白呢？蕉叶白浑成一片，嫩净如柔肌如凝脂，温而泽，沉而密，注视之隐隐然如见其里。蕉叶白者，膏之所成，故其色白，其一片纯洁，微有青花如秋云绵密，或如水波微纹。这是一般情况下和一般人所难以看到的，必须沉于净水中又必须心细如毫发乃见其妙。此石出于穷渊，



平板砚 清(端)

16.1 × 10.7 × 2

有火捺、青花、蕉叶白、银线等名贵石品。
石质可谓极品。古砚斋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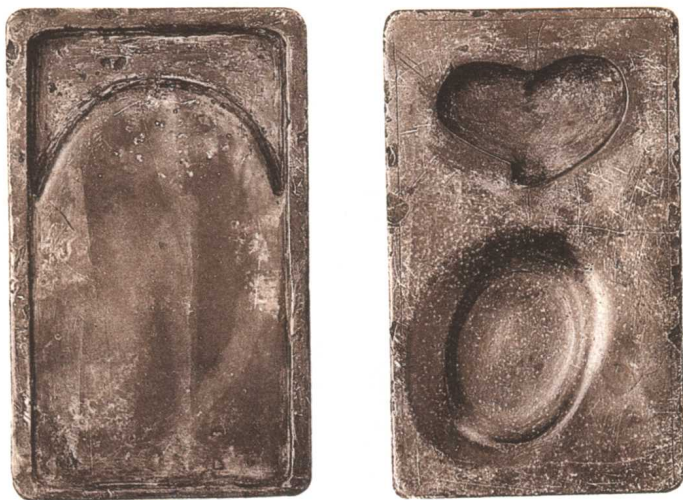
水之所凝，云之所成，玉而非玉，冰而非冰，水为其气，云为其神。这就是端溪中的精英了，据说其价过于琼瑶。所谓胭脂晕，则是鱼脑冻和蕉叶白之外有紫气围烘，艳如明霞。至于石眼，清朝的潘次耕认为，人因为是万物之灵，才生双瞳，则端砚有眼，那就是上天额外的恩赐了。他曾捧砚赋歌：黑睛朗朗，碧晕重重，如蚌剖珠，如月丽空。红为丹砂，黄为象牙，圆为鸲鹑，长为乌鸦。或孤标而双映，或三五而横斜，像台门之可贵，惟明莹而最佳。

古人云，好砚乍一抚摸，温润如飞燕之肤、玉环之体，入手使人心荡。赵飞燕和杨玉环的玉体局外人没有见过，更无由触摸，那种想像中的美好在端砚中找到了感觉。如果说这种感觉难以给人实质性的体验，那么真正上好的老坑端砚，其致密

黝细的触感，倒确实是在抚摸小儿屁股所感到的幼嫩凉爽中找到一致的。触手而起酥痒，我曾有幸在抚砚中得到过那样的感受，是可以替古人印证的。

当然，砚的最初功用并不是满足于视觉享受与抚摸感觉，就实用的性能而言，上好的端砚确有出众之处。我们都不难知道，石质太粗铍墨，过于坚细又拒墨。铍墨者得墨虽快，墨粒粗，墨色无光。拒墨者劳而无功，这也是不能接受的。而老坑水岩的端砚则与墨亲和而生滞性，磨之寂寂无纤响，油油然墨下如生轻烟，墨汁细而稠。在这种砚台上磨墨，那手感诚如用棍棒搅动温釜中黄胶，沉实腻走，有一股滞劲。砚与墨能亲和到这个份上，也着实令人感动。

我们常在古籍中见到“砚友”一词。它



立高砚 明

15.1 × 9.2 × 1.3

石有胭脂晕、蕉叶白、火捺。滑则拒墨，粗则铍墨，此砚与墨亲和，磨墨如杵搅热胶于釜中，油油然，墨下矣！砚田玉蔬斋收藏。